

亞軍

感受成都

莫海波

成都，天府之國，給我的直觀感覺是一個沒有明顯特色，但卻令人感覺到蘊藏著繁華氣息的城市。成都的城市表象，總能喚起我對大江南北一個個熟悉的城市的表層認識。因為這種似曾相識，成都好像有著國內許多城市的影子，也許這也是它的一大特點。雖然在我的第一感覺中，成都還是顯得浮躁，但它仍然能給人以溫暖和希望，因為，這裏積聚了深厚的人文沉澱。

千古武侯祠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來到武侯祠的時候，天空開始飄著雨花，更添了一層思古的憂傷。從小到大，每次念杜工部的《蜀相》，總是肅然起敬。也許當年北宋名將宗澤念到最後兩句吐血而亡時，可能含著這一種更刻骨銘心的悲意。

現在竟然有幸來到這座原本只存在於我精神上的名祠，得以瞻仰諸葛武侯的千古英名。武侯祠中所凝聚的是中華民族文化千古沉澱的精華，儒家思想的禮，信，仁，義統統濃縮在這一座不大的祠堂中。一殿，一廊，一柱都彷彿飽含著滄桑的故事。這一切，都給來到了劉備墓前和武侯像前瞻仰的遊人以極大的震動。精神上的震撼遠比物質意義上的來得深遠。堪稱千古君臣楷模的諸葛武侯與劉玄德對後人情感的滲透力就是在這裏產生、蔓延，經過一代代騷人墨客，愛國志士的加工而昇華，流傳於世。三顧草廬，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

之間，白帝城托孤，六出祁山而至星落五丈原的故事，已經隨著年復一年的塵土隨風消散。而歲月的痕跡，卻使這裏留下了無數懷古後人的追憶。無論是岳飛手書前後出師表，還是趙藩諷諫川督岑春煊的絕世好對，都足以說明武侯祠的驚人影響力。可惜的是，岑制台已沒有年輕時的豪邁氣魄，面對「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的金石良言，還對老師懷恨在心，實乃人生一大的敗筆。

《蜀相》的描繪切中武侯祠的幽深俊秀，即使路人不知道這是諸葛武侯的紀念之所，看到紅牆碧瓦，感受到古樸深沉的氣氛，定必頓時肅然起敬。

幽深青城山

沿著成灌高速公路(都江堰沒有設市前稱為灌縣)而下就是世界文化遺產，中國道教發源地青城山。「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果真不假。從山門到青城山頂老君閣那曲折折的1,250海拔高度的山路上，茂密的亞熱帶闊葉林類植物為整座山披上了一層綠衣裳，整一條登山大道就構成了一部中國道教的發跡史。清新的空氣撲面而至，對追求負離子而趨之若鶩的現代人來講，這裏又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青城山的梯級不是很高，也不是很陡斜，只是都長滿了厚厚的青苔，光從這青苔看，就知道青城這部無字史書的耐讀，這與泰山有點異曲同工，泰山的史記在於石刻，而青城則是青苔。青城的綠色更是放肆的生長，橫衍縱縵地鋪在山體上，使之名副其實。此前我所知道的青城山，卻並非源於其道家的文化價值，也

並非它的綠意，而是那本金庸小說《笑傲江湖》。小說裏面有個青城派，有個掌門人余滄海，絕對是個真小人，還有他的號稱「青城四秀」實乃青城四獸的四個徒弟，所以此前提起青城山，總會想到這些。

真正令青城山名揚天下的，則是張天師。以前到過的不少名山，道教的祠堂已經多為塵封，而佛教日夜香火鼎盛，今天真正領略到這裏道家的興盛完全不在儒佛之下。看著香火繚繞而上，我總想像古時候這裏道觀興盛就是這般的景象。沿著山路拾級而上，遇到小食則細細品之，不失為一種野趣。青城山路旁均有擺賣各種當地的小吃，琳琅滿目，儘管看起來其貌不揚，不過吃起來則津津有味。這可要謝我的四川同學，要不是她的貪嘴，我定必不敢也不會去享受這種路邊的野趣。雖然這裏人工化的痕跡已經顯得有點濃重，這也是國內旅遊景點的通病，不過在這深山幽谷中，還是趣味盎然。

奇跡都江堰

當我站在西橋上看著翻滾奔騰的岷江水時，心境又是另外的一種景象。長江，黃河，珠江，湘江……印象中，我到過大江大河之中，從來沒有像岷江水那麼兇猛，湍急，激蕩。儘管我是站在橋上俯視岷江，但岷江這目空一切的氣勢，真是令我心頭一震。聽當地人講，有時候江水看似平靜，當人到江邊玩水的時候卻忽然被捲入江中，掉下岷江的幾乎是沒救了，因為人在岷江水的面前顯得那麼的弱小，於是便要對其頂禮膜拜以祈求水患之不至。多少年後又是多少年，水患始終不絕。

然而，兩千年前，就在這裏，秦國的蜀郡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這一奇跡工程竟然把兇悍的岷江治得帖服，化水患為水福，灌溉出了一個肥沃富饒的天府之國，使得成都平原儼然四川盤地中一顆最閃亮的明星。據介紹，都江堰水利工程主要包括由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寶瓶口(引水口)三大主體工程，三大工程巧妙地利用了天然地勢和彎道水流規律，

協調運行，有效地解決了引水灌溉，洩洪排沙的問題。我無法想像在兩千年前，古人是用怎樣的一種大智慧來與惡劣的自然條件鬥爭。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裏面，也許這僅是其中一章。

直到兩千年以後的今天，都江堰水利工程仍然發揮著其治水的的作用，依舊生機勃勃。當後人來到這裏，面對浩浩蕩蕩的岷江水，仰視著這個飽經滄桑的水利灌溉工程時，禁不住發思古之幽情，衷心之讚譽。遺憾的是，我錯過了都江堰景區的開放時間，無緣於魚嘴分水的奇觀，惟有對著李冰父子銅像深深一拜，以後再來瞻仰這項聖跡了。

杜甫草堂

初識浣溪紗這個詞牌名，總有江南水鄉的感覺，幻想在清溪旁邊，女子在涓涓細流中洗衣的絕境，十分愜意。山水哺育人，好像江南的鶯啼花紅薰陶著才子書生，漠北的風沙皓月鍛就出一代天驕，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聖在浣花溪傍的草堂一住就是十三年。

正是草堂四周的青竹翠柳，小橋流水給了杜甫一個與世無爭的好環境。詩聖在這裏度過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十三年，也是最憂愁痛苦的十三年。杜詩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詩篇都作於草堂之內，沒有草堂的良好環境，詩聖也許就不能成為詩聖了。

草堂雖小，但很有特色。一進草堂，我已感覺到杜詩「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的意境。走在草堂的小路上，放眼四周，古樸沉穩的祠堂掩映在蒼楠翠竹之間，在夕陽的餘輝下顯得朦朧而靜謐。漫步在卵石、碎磚鋪成的小徑之中，聽著淙淙的流水聲，四周十分寧靜，彷彿進入了另外的一個世界，一時間，心中的塵垢也滌蕩一空，有著一種別樣的禪意。

然而，這裏已經沒有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痕跡，仿製的茅屋仍然矗立在故地，而故人已經隨風而去。詩聖的銅像，單薄羸弱、峨冠博帶，衣袂隨風而動，凸現出其一生

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茅屋的原貌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詩聖已經在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心中建起了那一座「茅屋」，而它則永遠不會再為秋風所破。

尾聲

回到成都，在夜幕降臨之際再次細細品味這座城市，愈覺熟悉，愈覺平靜。成都的繁華鬧市遠不及香港廣州，城區的古色古香也遜於西安蘇州，但人文氣息卻毫不遜色。究其根柢，我隱隱感到，在於成都人，民風淳樸而精神向上，為其靈魂中之最重要者。

回想在公車上秩序井然，老人小孩少有站立，尤其那位五六歲左右的小孩，竟然死活不肯坐我讓出的座位，而後又將座位讓給老人。那種骨子裏的倔強堅強著實讓我大吃一驚。這令我想起抗戰時期，裝備極差的川軍單衫薄衣出川抗敵，路上凍死無數，面對兇狠的日軍無所畏懼，踏死不顧。回想起一路上熱情的四川人，雖受商業化的滲透而仍然保留著其深厚的人文底蘊。我們這些生活在南方富庶地區的人也許真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人文沉澱，哪裏去了？

